

# 济阳故事

# 4

济阳城区东北1公里许,在蜿蜒巨龙般的黄河大堤下,坐落着一个充满神奇的村子——“斜庄”朝阳居。

“斜庄”一开始叫“五杨庄”,说起村名的来历,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呢!明朝洪武年间,一对温姓夫妇推着一辆独轮车,沿着济水河堤匆匆而行,他们是从河北枣强迁来的移民。这天傍晚,天光渐暗,他们要找个露宿的地方,举目四望,只见西面不远处有一个明静的水塘,水塘边有五棵高耸云天的大杨树,于是来到树下,想借大树繁茂的枝叶来挡一挡夜间的寒露。一轮圆月升起来,清辉撒遍大地。走了一天的路,他们又困又乏,简单地吃过干粮,就在树下躺下进入了梦乡。睡意朦胧中,温郎忽然听到有人说话,他好奇地坐起来一看,只见旁边一棵大杨树的树洞里,灯火明亮,五位仙人正围坐在八仙桌前,一边品茶,一边高谈阔论。温郎走过去,恭恭敬敬地向仙人们施礼,并请教在哪里安家为好。首座上的仙人不假思索地说:“踏破鞋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这脚下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前有济水河,近有青龙湾,土肥水甜,距离县城又近,你就在这里住下来吧。”另一位仙人也指着月光下银光闪闪的青龙湾说:“你就在这青龙湾边安家,朝阳而居,紫气东来,定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证你们以后的日子美满满满。”其他仙人也都附和赞同。温郎深深鞠躬谢过众仙人,回来继续睡觉。雄鸡一唱天下白,温郎睁开眼,只见眼前霞光万道,不远处的济水河犹如一条银链分外耀眼,河中帆影片片,群鸥飞翔;再看近处的青龙湾,水波不兴,犹如一面明镜,映射着天光云影,水底一条小青龙正在欢快地游动。好一派安乐祥和的景象!他突然想起夜里指点他的仙人,急忙起身寻找,然而仙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是一棵大树洞里的八仙桌、椅子,和梦中的摆布一模一样。他上前摸摸桌子上的茶杯,茶水还温温的,不由让他既惊异,又兴奋,连忙对着仙人们围坐的八仙桌磕头施礼。从此,温氏夫妇便在五棵大杨树边住下来,开始脱坯盖房。盖房时,他们牢记着仙人“朝阳而居”的指点,让房门的方向朝向东南,正好面对着汤汤而流的济水河。为纪念仙人們在大杨树下的指点,他们为村起名叫“五杨庄”。

温姓人家定居下来,生儿育女,繁衍生息。过了几年,董氏的先人来到了这里,“入乡随俗”,也按照温氏的房屋朝向建房安家。房屋定了向,村里的道路也便斜着修,田地斜着种,从而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由于村庄与周边村庄相比显得歪斜,村子便多了一个名称——“斜庄”。

岁月轮回,沧海桑田。当年的五棵大杨树早已湮灭在自然的风雨之中,就连村前那条清明秀丽的济水河也变成了波涛滚滚的黄河,五棵杨树的村名渐渐被人忽略,人们更多地称之为“斜庄”。由于“斜庄”跟“邪庄”同音,村民们认为这个名字不吉祥,大家集思广益,取“朝阳而居”之意,改村名为“朝阳村”,这个村名既反映了村庄独特的自然美,又健康向上,具有光明美好的寓意。

因为村庄改名,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斜庄的高跷表演历史久远,技巧高超,每年春节后,人们便欢快地敲起锣鼓,踩起高跷,欢庆新春佳节,祝愿美好未来。表演者站在1米多高的高跷上,在咚咚锵锵的锣鼓伴奏下,表演跳桌凳、上木板、打劈叉、捡糖果等高难度动作,具有高、难、险、巧的特点,中间还伴有滑稽诙谐的丑角表演,生动有趣,时常引来人们的捧腹大笑,场面煞是热闹。高跷队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去四邻八村“送玩儿”,每年从正月初二,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左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斜庄距离县城很近,到城里“送玩儿”自然必去,县城组织的民间艺术汇演更不会缺席。早年间的一个元宵节,一位新县官刚刚到任,在城里广场上组织庙会表演,看了斜庄村的高跷表演,连声称赞,并让人赏赐了很多东西。但他不知道斜庄就是朝阳村,又大声招呼:“这斜庄演得很好,再把朝阳村请出来,跟他们一比。”于是斜庄高跷队在人们的笑声中再次登场。表演完毕,县官自然看出两次表演的是同一支队伍,但又不便说破,将错就错地说:“朝阳村的表演也很好,有赏!”就这样,因为村名叫法不同,村里的高跷队一次得了两次赏。

2008年,因济阳撤销镇设街道办事处,“朝阳村”又改名为“朝阳居”。

虽然村名改了几次,五棵杨的传说却在民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据村人世世代代相传,他们的祖先们曾看到过五位仙人在树上炼丹,八月十五共同饮酒赏月,还有的看到过仙人們在天上娶亲,骑马抬轿,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以前村里谁家办喜事摆酒席,如果需要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写个清单,拿卷黄表纸去树下烧了,第二天早上所需的物件就会一样不少地摆到树下,等用完再送到树下,夜间会有人悄悄收走。

在人们的传说中,五棵杨旁边的青龙湾也非常神奇,常年碧波荡漾,即使大旱之年,也从没干涸过。时间长了,有人想抽干湾里的水,看看下面是否有泉眼,可总也抽不干。有胆大且水性好的人,潜入水底探个究竟,竟发现湾底有一条水洞直通往济水(黄河)河道,水洞里住着一只小青龙。逢大旱之年,村里人就会到湾边焚香磕头,祈求天降甘霖,这时小青龙就会腾空而起,驾祥云去东海龙王处,求雨解旱,每次都求有求必应,十分灵验。为了感谢小青龙,每逢过年,村里人们都会杀猪宰羊,在青龙湾边隆重祭拜,以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里人经常在湾里洗澡、洗衣服、饮牲口,从未发生过溺水事故。

在湾西面和北侧还有两口水井,井水清冽甘甜,不但能直接饮用,还能治病或做药引子,得了眼病洗洗就好,遇感冒喝一碗就退烧,得了腮腺炎,用井水研墨,在腮上画几道符,就会痊愈。

如果说这些村民们津津乐道的美好传说,不过是斜庄的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是一种演绎,然而,斜庄的“斜”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从高高的黄河大堤上俯瞰朝阳居,整个村庄除西部少量房屋朝向不同外,其他房屋都非常整齐,村内街道也很直,只是出村进村的路是斜的。经测量,村内正房坐西北朝东南,其方向恰好在由东南向的45度夹角上(不知道几百年前的先

人们,怎么掌握得如此精准!)。1977年,村里统一规划宅基地,想连村子一块改“斜”归正,就在村西规划了20来户正南正北的房子。让人没想到的是,房子盖起来后,村民越看越别扭——村里原来的房子一排连着一排,正正当当,新盖的房子反而感觉斜了,就连出门的路也是斜的。再后来,村里干脆就不再规划正向的房子了。这样,在整体倾斜的村子里,20多户正南正北的房子反倒成了“另类”的斜房子。

由于村子斜,生人进了村子十有八九会“找不到北”,因“掉向”而迷路。以前,出村的路只有两条,一条通往县城,一条通往大堤,且村里都是丁字路,没有十字路,如果晚上迷了路,转悠一夜也转不出去。早年间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两个盗贼趁夜色潜入村里偷东西,得手后,背了两个包袱要出村,却因为迷路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出不去,累得满头大汗。一直到了早晨,有早起的村民去井里打水,发现了正躲在一个墙角战战兢兢的两个盗贼,喊来村民把他们捉住,送到了县衙,两个盗贼因此吃了板子,屁股被打开了花,从此,盗贼们再也不敢来朝阳村偷盗了。还有,1977年,济阳县组织民工修筑境内黄河大堤,工程指挥部就设在朝阳村。为了慰问沿河民工,县政府派来了电影队,并把电影《朝阳沟》的首映式放在这里。傍晚时分,修堤民工和方圆十几里的外村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等电影散场已是夜间11点多,返回时,人群却找不到了出村的路,拥满了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仿佛进了迷魂阵,怎么也走不出去了,朝阳村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举着提灯,一拨拨把他们领出村。

不仅外村人来到这这里会迷路,即便是嫁到村里的媳妇,有的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依然找不准方向的大有人在,遇到外村人问路,说不清东南西北,还经常闹出笑话。新媳妇初来乍到,若是自己出村下地,走亲访友,常常“迷途难返”。有时让她去北屋拿东西,没准她会径自跑到东屋里去。有一次,村东的一个新媳妇要去村南的地里给公婆送饭,因为判断错了方向,路又不熟,竟然绕到了村西头。婆婆等不及了,回家去看,见家里锁了门,四处寻找,才在村西找到了正在东张西望的儿媳。

村庄的斜,给村子带来了两种“怪”现象:一是一天之中,东西南北房内都能享受到阳光的照射,上午早见阳光,下午免遭日晒;二是晌午得早,10点多就日行中天了。前些年,普通人家没有钟表,判断时间的方法是夜里听鸡叫,白天看日影。如果来到斜庄还按常规习惯看日影就麻烦了。有一位刚娶进门的新媳妇,家人们都下地干活了,她在家忙家务,看看日影就要晌午了,急忙去做中午饭,可饭做好了,左等右等不见下地的人回来,急得站在门口不停地张望。其实她做好午饭的时候才10点多,勤劳的庄稼人哪有这么早收工的?由于这样的事情并非偶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村里的婆媳们就“发明”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天井里做标记,她们以一面墙或一棵树干的阴影为参照,在地上画三道杠杠,分别为早、中、晚的做饭时间,阴影到了相应的位置就开始做饭。这三道杠杠,还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可遇上阴雨天,该何时做饭,新媳妇心里就没底了,只好见别人家的烟囱冒烟了,才开始手忙脚乱地添锅生火。

听村里老人们讲,正是因为村子斜,村民们还逃过一劫呢。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京津失陷,10月,日军攻陷德州,济河北邻诸县相继沦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见日军即将危及其大本营济南,11月12日派其卫队旅一团于济阳城东北五六里的几个村子设防。第二天,日军矶谷师团约2000余人,乘100多辆汽车,20多辆装甲车,在2架飞机的掩护下顺黄河大堤直扑济阳城,在朝阳村以北遭遇韩部阻击,战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随着韩复榘和卫队旅一团的溃逃,日军占领了济阳县城。为了报复在朝阳村遭到的阻击,日军派出一个汉奸,化装成一个串乡的货郎,来村里打探情况,并偷偷画了一张地图。夜半时分,日军在县城东门架起几门大炮,根据汉奸提供地图的方位,向朝阳村狂轰滥炸,发射了一夜的炮弹。天亮后,日军站在城墙上用望远镜一看,朝阳村竟毫发未损。原来,他们的炮弹全都射向了黄河湾区。鬼子指挥官大惊失色,认定朝阳村一定有神灵保佑,再也不敢袭击这个村子了。其实,事情出在汉奸绘的地图上,在朝阳村看,县城在村子的西面(实际是西南面),鬼子在县城向东打炮,炮弹自然就打到河滩里去了,才使村子安然无恙,避免了村民的伤亡。

说起“斜庄”的趣事,数不胜数。朝阳村紧靠黄河大堤,现在的大堤高实宽厚,绿草成茵,树木繁茂,但以前却是低矮残断,是沿岸百姓的心腹之患。自从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夺了济水古道流入渤海,河水携带的泥沙淤积河床,日积月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原本的地下水河就变成了浑浊的地表河,而且越来越高,成为“悬河”,以致每年汛期,河道、河势来回摆动,主溜去年贴左岸,今年也许就会贴右岸了,黄水常常漫溢出槽,淹没田园,冲毁房屋,给黄河治理、滩内生产和人们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沿黄群众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保田户,便自发地就地取土,开始筑堤自卫,时称“民堰”。但由于民堰“尺寸较窄,且节节为之,未能联贯”,极易冲毁,水患依旧不断。为此,自1875年(光绪元年)起,清政府开始组织在黄河下游修建“金堤”,以为“屏障”。所谓“金堤”,就是有别于民堰,全为土筑,红土封顶,比起民堰来宽厚了许多,相对坚固。历经九年施工,至1884年(清光绪十年),清吏陈士杰向朝廷奏报:“山东新筑黄河两岸长堤一律告竣。”老百姓称为“官堤”。这样,就形成了民堰与官堤双重堤防。民堰距水较近,官堤距水较远,每逢大漫滩,民堰与官堤之间的村舍田地经常受灾,民众为了自保,往往只守民堰不守官堤,甚至扒掘官堤排水。随后官府调整策略,河防营也移守民堤,官堤逐渐废弃,今天还尚存部分旧址,如距离朝阳村不远的陈朝堰、韩家堰等。

有很长一段时期,黄河的主溜就靠近朝阳村这边,滩内无地可种,人们便因势利导,“靠水吃水”,做起船渡的生意,有条件的自家打一条船,没有条件的几家合伙打一条船,或摆渡渡人,或沿河搞运输,在凶险的风浪里挣钱维持生计。

(待续)  
作者单位:区文联

## 斜庄朝阳焕新彩(上)

——济阳街道朝阳村印记

□齐建水



## 1958年, 应对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1958年秋伏汛期,黄河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进入7月份以后,由于上游连续5次大规模降雨,黄河水暴涨。7月17日22点30分花园口站出现了流量为每秒2.23万立方米的特大洪峰。19日凌晨,洪峰进入山东境内河段。23日12时,洪峰到达洛河口,流量为每秒1.19万立方米,相应水位32.09米,超过保证水位线1.09米,超过保证流量3300立方米每秒,为下游济阳河段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险情。

23日下午,洪峰开始进入济阳县内河道,沿河滩区全部漫水。洪峰到达县境内各险工段的水位分别为:邢家渡30.40米,大柳店28.79米,沟杨27.76米,葛店26.55米,张辛25.49米,小街子



战胜1958年大洪水

24.68米。各滩区水深一般2~4米,滩区倒塌房屋2400余间。

这些充满危险的河防指标数字,济阳黄河百年以来首次出现。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部署下,早在洪水到来之前,山东省委和德州地委就对防汛工作进行了动员和安排。

7月18日12时,省委指示沿黄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全党、全民动员,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特大防汛工作,要求来多流量,保多流量。坚决保卫沿黄人民生命财产。建立按级分段负责制,巩固阵地,包干到底,保证全胜。

7月20日,德州地委专门召开电话会议,明确指出“今年将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必须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否则,就要犯天大的错误”。7月21日7时30分,省防汛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动员一切力量战胜这次大洪水,保证洪水与大堤平,持续半月不出险不决口。限令昼夜突击抢修,要求必须达到“六个一切”:即一切薄弱堤段要抢修培厚后戗3米,一切险工要加固,一切大堤要抢修加高1米子堰,一切抢险的石料、土堆、柳枝、麻袋要加倍准备;一切堤段要普遍检查、发现问题迅速解决;一切防汛队伍要编成严密的战斗组织,明确责任,严防死守。

济阳县迅速果断地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命令,提前进入临战状态。县委7名正、副书记,政

府4名正、副县长全部上堤坐镇指挥。书记、县长分别担任县防汛指挥部的政委和总指挥,并在史家坞、沟杨、葛店、小街子四个险工河段设立四个指挥点,分别由副书记、副县长,武装部长、副部长和河务部门负责人组成指挥核心。县指挥部下设18个乡大队,每个大队都派有县级干部靠上指挥;大堤上每个汛屋配备民工达500人,带班干部4~5名。为应付突发险情,每个乡大队组织起专业抢险突击队120人,由乡党委第一书记担任队长,亲自带领民工巡堤查水。

为应对这次史无前例的特大洪水,在沿河120里长的堤防线上,集结了8万多名民工上堤防守。同时,组织了7万民工在后方日夜支援。并且在德州地区指挥部的调度下,商河县5万民工赶来济阳增援。前后方20万防汛大军,浩浩荡荡,各司其职投入到抗洪抢险中。

经过严密组织,于7月21日至27日连续苦战7昼夜,按照“六个一切”要求,进行防守和抢修堵坝,对薄弱堤段进行加固,在堤顶临河部位普遍修筑了1米高的子堰,加高了险工坝头,并积存了大量的土牛和防汛料物,力争有备无患。

在整个抗洪中共发生险情50处,其中因风浪坍塌2处,漩涡46处,脱坡2处。均因预防应对及时得力,洪流

顺畅流经济阳。

在这次预防特大洪水的过程中,共抢修后戗20里。创造了一昼夜抢修子堰121里的河防记录。对险工坝均进行了加高培厚,动土方14.8万立方米;抢修坝岸640段次,动用料8230立方米;动用柳枝2896.087吨,木桩28011根,苇子113.930吨,铅丝4.3吨,草蒲包2.6万个,成为这次防洪成功的保障。

与1949年相比,1958年的防汛工作更加主动科学。在成功预防百年未遇特大洪水的过程中,济阳人民创造了奇迹。抗洪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当时被山东省防汛指挥部通报表彰。

(来源: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济水之阳·黄河故事》)



## 第十七章 气势恢宏建新都 巧妙构思博龙颜



隋文帝历经艰险登上大宝,励精图治,想干一番宏图伟业。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和大臣们精思熟虑,制定出符合当时情况、顺应潮流的政策措施。各项改革顺利执行,各级机构迅速执行,整个大隋呈现出蒸蒸日上、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百姓对大隋的认识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大隋正在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可,但是也有块心病让隋文帝寝食难安。

### 都城老旧

长安城从汉朝开始作为首都已有八百年的历史,在这座古城里,在这古老的皇宫里,上演过许多威武雄壮的史剧,也曾掀起过许许多多的血腥腥风。每一次皇位的交接,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充满了血泪和杀戮。自住进这座皇宫,隋文帝经常心绪不宁。登基大典后,隋文帝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寝宫,晚上用了点御膳房做的羊肉和胡饼后,安然入睡,可睡到半夜,做起了噩梦。梦见大家宰宇文护手拿宝剑向他乱刺,一会儿又飘然不见,五王又围着他们怒骂,特别是一会儿宇文护,只有一王王淋淋的头悬在半空,口吐白沫也在呜呜咽咽地叫骂,一会儿又是宣帝宇文赟出场要打隋文帝二百大杖,并

## 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隔一段时间就做一次,离奇的是每次做梦的内容都差不多,也有时梦见渭水河水淹没长安城,城里一片沼泽,人们在大水中哭号喊娘。更为离奇的是,太监、宫女、卫兵都有反映,宫里闹鬼。文帝自己也曾见到过宫里鬼火点点。这天夜里,一位宫女夜里起夜,看到一个人披头散发地在廊屋里晃荡,问了几声也无回应,宫女开始害怕,就叫来了值班的卫兵、太监和其他宫女,他们也看到了这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一位宫女尖叫:“他没有腿!”这个宫女直接就瘫在了地上。众人定睛一看,那人有腿,只是他不用腿走路,而是飘着走。众人中有胆大的快步追赶,快到跟前时,那人忽然飘走了。这件事后,吓得宫女都晚上不敢值班了。这件事传到文帝耳朵里,就命令左卫将军杨雄负责彻查此事,是否有人破坏、扰乱人心?杨雄翻箱倒

柜,人人过关地查也没查出什么名堂。皇后听说为六宫之主,暗地请来有道高僧,终南山的道士驱邪禳灾,为在宫里死亡的亡灵超度,也没什么效果。

隋文帝是个励精图治、不安于现状的皇帝,他需要在最高权力殿堂大展宏图。他知道,虽然人们表面上呼万岁,但人们心中咋想的很难说。可能有些人还在质疑他登基的合法性,甚至北周的遗老遗少对他心怀憎恶,杀他的心都有。

各地不断有人祥瑞物:石刻啊、白鹿啊、金龟啊、彩色鸟啊等等,还有的送来儿歌、民谣,有的术士找出文帝当权的图讖,来印证文帝“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但这一切都无法抚平隋文帝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

### 谋建新都

他要振国威,就必须兴建新都,用新都镇住“阴鬼”和“阳鬼”,离开这个鬼气森森、破旧局促的长安城。这个小小的长安城怎能感得下他建立伟大帝国的梦想?需要建立新都。但新潮甫立,百废待兴,天意如何?人愿如何?财力如何?这都需要考虑。不迁已是不行,宫中闹鬼的事已传遍朝廷,搞得人心浮动,人心不安则社稷不宁。这天夕阳西下,阳光已经褪去了燥热的威力,隋文帝找来他的心腹爱卿高颎、苏威,在瑶光殿会

面。瑶光殿的廊庑上,君臣三人一边欣赏着夏日的晚霞,一边喝着前些日子梁朝进贡的碧润茶,一边谈着理国的大事。隋文帝就把自己想建新都和面临的困难、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

高颎说:“我觉得陛下决策英明。长安城已建都八百年,死亡人数无算,难免有魑魅魍魉、鬼异之事。八百年前建的都城难免狭小,已不适应我大隋的发展。宫殿局促,官员们办公的地方也十分拥挤。长安城的百姓也宅院不足,有的百姓二三代人挤在一间房内,十分不便。长安城内已无法展开,我大隋要想发展,都城必须迁移。”

苏威说道:“我大隋应有自己新的气象,开皇就要有开创新时代的魂魄,不能只局限在原来狭小的地方。长安城离渭水太近,夏秋渭水泛滥时,常常洪水进城,淹没街道甚至房屋,造成人财物的损失。长安城也不规整,皇宫缩在长安城的西南角,无法体现皇家威加四海、驭统万邦的威严。”苏威得迁都十分必要。根据我掌握的财政状况,我们这几年粮富民安,又没有进行大的战争,国库积攒了不少的资财。如果我们省着点用,不会造成影响国计民生的情况。”

(待续三十四)